

SO YOU'VE BEEN PUBLICLY SHAMED

A Journey Through
the World of Public
Humiliation

为什么每个人都如此理所当然地
羞辱一个和他们毫无关联的人？
《纽约时报》《GQ》《卫报》
《泰晤士报》年度图书

千夫所指

社交网络时代的
道德制裁

[英] 乔恩·罗森 (Jon Ronson) 著 王岑卉 译

So 
You've
Been
Publicly
Shamed:

A Journey Through
the World of
Public Humiliation

千夫所指

〔英〕乔恩·罗森 Jon Ronson 著

王岑卉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千夫所指：社交网络时代的道德制裁 / (英) 乔恩·罗森著；王岑卉译.
—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6.8
ISBN 978-7-5108-4561-1

I. ①千… II. ①乔… ②王… III. ①互联网络—道德规范—研究 IV. ①TP393.4-05②B82-05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72644号

版权登记号：01-2016-4341

SO YOU'VE BEEN PUBLICLY SHAMED by Jon Ronson

Copyright © 2015 by Jon Ronson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6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千夫所指：社交网络时代的道德制裁

作 者 (英) 乔恩·罗森 著 王岑卉 译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开 本 170毫米×240毫米 16开
印 张 16.5
字 数 212千字
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
印 次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4561-1
定 价 42.80元

献给伊莲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一章 公开羞辱的复兴 / 001

公开羞辱正在逐渐复兴。经过一百八十年的沉寂，它终于东山再起了。公开羞辱是一种威力无穷的工具。它能产生高压，扩展速度和影响范围都极为惊人。阶级的界限被打破了，沉默的人可以发声了。这就像社会公正的民主化。

第二章 大卫和歌利亚 / 010

这好像是迈克尔第三次形容自己是“废物”了。我觉得，他知道强调自己的无能，会让这篇报道更有吸引力，突显两个人冲突的戏剧性：一个是默默无闻的普通记者，一个是万众瞩目的著名作家；一个是牧羊少年大卫，一个是巨人战士歌利亚。

第三章 道德审判的死刑犯 / 026

人们对乔纳道歉的回应非常冷血，这让我困惑不已。推特用户就像是应邀参演法庭剧，还能自由选择角色一样。所有的

人都选择扮演爱判绞刑的法官。或许情况还会更糟糕——所有的人都选择扮演在鞭刑现场用污言秽语辱骂罪犯的人。

“我看到人们戳了乔纳一刀又一刀，”迈克尔说，“我只想说，‘他已经死了’。”

第四章 伸张正义的耻度

/ 053

公开羞辱在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和三K党时代的美国得以复苏并非巧合。它会摧毁人的灵魂，把遭到羞辱的人最大限度地妖魔化，让包括观众在内的每个人都变得像野兽一样残忍。

第五章 乌合之众的勒庞和津巴多的实验漏洞

/ 073

“群体性疯狂”这个概念是法国医生古斯塔夫·勒庞在19世纪首次提出的。他的观点是，人们在群体中会彻底丧失自控力。人的自由意志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极具传染性的癫狂，毫无约束的疯狂。

鲍勃·奈伊告诉我：“我写《勒庞传》的时候，觉得他是有史以来最可恶的浑蛋。”

第六章 羞辱别人也是为了“做好事”

/ 087

她的初衷是善意的，有时羞辱别人也是为了“做好事”。她提到有个男孩在YouTube上发布了一系列虐猫视频，还声称“看看谁敢阻止他”。网友“人肉”了他，“让全城人都知道他是个反社会分子。哈哈！那只猫也被带走，找到了新主人”。

第七章 没有羞耻的天堂

/ 107

我想不起还有谁像马科斯·莫斯利这么完美地从公开羞辱中走出来。一个有权有势但不是特招人喜欢的社交界名人，一级方程式赛车主管部门

（国际汽联）的主席，被《世界新闻报》的隐藏摄像头拍到了最令人瞠目结舌的纳粹式纵欲活动，却在丑闻中毫发无损，全身而退。事实上，还不止如此。人们比过去更喜欢他了。有些人把他视为一名旗手，维护了人们在羞辱面前泰然自若的权利。我就是这么想的。如今，马科斯成了每位受辱者的楷模。

第八章 消除羞耻感工作坊

/ 123

几个月前，我跟布拉德·布兰顿在Skype上聊天。他告诉我，作为心理治疗师，他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“长期生活在被曝光的恐惧中，害怕被人指责不道德或不够优秀”。

不过，他还告诉我，他发明了一种方法，能消除这些感受。这种方法叫作“绝对坦诚”。

第九章 公开羞辱的“红字”名单

/ 139

在比德福德地方法院一号庭上，名单上的六个人坐在长椅上，神情肃穆地面对新闻工作者的镜头。媒体区的记者可以盯着他们，他们怎么都躲不开。这让我想起了纳撒尼尔·霍桑在《红字》（*The Scarlet Letter*）里描写的示众场景。

第十章 不被接受的道歉

/ 150

“道歉是一种交流，一种合作。有人道歉，就必须有人听。有人听，有人说，就有了交换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接受道歉，里面有一种力量的交换。但他们不想要我道歉。”他看着我，“他们想毁掉我，想让我去死。”

第十一章 能改变谷歌搜索结果的人

/ 161

最开始，谷歌动态提醒让格雷姆觉得幸灾乐祸，现在却让他领略了一场“声誉管理秘密行动”。这些伪造网站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把谷歌上关于他偷税漏税的搜索结果挤到后面去，不让别人看见。当时，还没有人听说过欧洲法院的“被遗忘权”。那个概念要到两年后才会提出。但是，已经有人设计出了美国版的“被遗忘工具”。

第十二章 扭曲人性的羞辱

/ 181

羞辱就像游乐场里的哈哈镜一样，会把人性扭曲得异常恐怖。当然，正是约翰·卡拉瑟斯采取的策略迫使我们相信，在社交媒体上能更好地追求正义。然而，下三烂的羞辱仍然是下三烂的羞辱。我很想知道，如果我们能彻底避免羞辱，能拒绝羞辱别人，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。

第十三章 后羞辱时代的拉克尔

/ 187

我们关注的是没有犯下大错的人。贾斯汀和林赛只是开了些愚蠢的玩笑，整个人生就被毁了，我们坚决不肯原谅她们。与此同时，吉姆正在悄悄拯救那些犯过大错的人。我惊讶地意识到，如果消除羞耻感对拉克尔都管用，能让她这样的人重回正道，我们在报复和泄愤的时候就真该考虑再三了。

第十四章 重塑互联网形象

/ 206

林赛只是因为天真率直，开了个没过大脑的玩笑，就在网上激起了公愤。现在，为了保证自身安全，她只好跟法鲁赫合作，聊什么猫咪、冰欺凌和流行音乐排行榜前四十。在我们创造的这个世界里，最明智的生存策略，竟然是泯然众人。

第十五章 游街示众

/ 216

我们一直能够影响司法体系，但从当众鞭答被取缔算起，一百八十多年来，我们第一次有权决定某些惩罚的力度。所以，我们必须认真思考，什么样的力度才是恰当的。我个人已经不再参与公开谴责他人的行为，除非那个人确实对别人造成了伤害。

参考书目和鸣谢

/ 222

后记

/ 230

第一章 公开羞辱的复兴

整个故事开始于2012年1月。当时，我发现推特（国外社交网络及微博客服务网站）上又冒出了一个乔恩·罗森。他的头像是我的照片，推特账号是@jon_ronson。正当我满心狐疑地翻看 he 以前的推特时，他突然更新了：“回家喽！吃了份加蛋黄酱的瓜拉纳貽贝三明治，好想弄到食谱啊！#美味#”

“你是谁啊？”我问他。

“正在看美剧#宋飞正传#。好想来一大盘撒上柠檬草的块根芹、石斑鱼和酸奶油烤肉串啊。#吃货#”他又发了一条。

我简直无语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连自己的主页都没进，就去看他的主页了。他头天晚上又更新了：“正在做关于#时间#和#鸡鸡#的梦。”

他有二十个粉丝，其中有些是我在现实生活中认识的人。他们可能在想，我怎么突然对美食这么感兴趣了，还坦白自己做了小黄梦。

我又往下挖了挖。我在《卫报》网站上发过一个讲“垃圾波”

（spambots）^①软件的小视频。几星期之前，有个名叫卢克·罗伯特·曼森的华威大学学者在下面发了条评论：“我们给罗恩做了个‘替身’（infomorph），你们可以在推特上关注他，账号是@jon_ronson。”

“哦，看来这是和垃圾波类似的东西。”我想，“好吧，问题不大。卢克·罗伯特·曼森肯定是觉得我会喜欢。只要他发现我不喜欢，就会自动注销了。”

于是，我上推特给他留了言：“你好！请问可以关掉‘垃圾波’吗？”

十分钟后，他回复了：“我们更喜欢‘替身’这个词。”

我有点不爽。“但它盗用了我的身份啊。”我写道。

“替身没有盗用你的身份，”他回复，“只是将社交媒体数据重新整合，形成了一种信息图表式的美学。”

我感到胸口一紧。

“哎呀，他娘的，好想来一盘烤洋葱配脆皮法式烤面包啊。#吃货#”@jon_ronson又更新了。

就这样，我跟机器人版本的自己开战了。

一个月过去了，@jon_ronson以每天二十条的频率更新着，展示社交派对见闻，炫耀自己的交际圈子。现在，它的粉丝增加到了五十个。这个账号简直是误人子弟，我对派对和朋友的看法全被它扭曲了。

“垃圾波”让我无可奈何，丢人现眼。我的形象被陌生人毁于一旦，自己却束手无策。

① 垃圾波，一款协助发送垃圾邮件的电脑程序。

我又给卢克·罗伯特·曼森留了言，问他，如果他坚持不肯注销的话，那能跟我见个面吗？我可以把会面过程拍下来，传上YouTube（可供网民下载观看及分享短片的网站）。他同意了，还开心地表示愿意解释“替身”背后的哲学。我回复他说，我“当然”对它背后的哲学感兴趣。

我在伦敦市中心租了个房间，他带着垃圾波团队的另外两个人一起过来。他们三个都是学者，是在华威大学认识的。卢克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，二十来岁，相貌英俊，根据放在网上的简历，是“技术和网络文化领域研究员，虚拟未来协会会长”。大卫·保索拉看上去像个放荡不羁的教师，是很可能在文学研讨会上大谈特谈邪恶巫师阿莱斯特·克劳利^①的那种人。他是“创意技术专家”，数字代理商Philter Phactory的首席执行官。丹·奥哈拉是个光头，眼神锐利，下巴紧绷，表情很不耐烦。他三十来岁，是科隆大学的英美文学讲师，以前还做过牛津大学的讲师。他写过一本关于英国小说家J.G.巴拉德的书，名叫《终极隐喻》（*Extreme Metaphors*），还写过《托马斯·品钦：精神分裂症与社会控制》（*Thomas Pynchon: Schizophrenia & Social Control*）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垃圾波是大卫·保索拉做的，另外两个人负责“研究和咨询”。

我建议他们在沙发上坐成一排，好把他们都拍进去。丹·奥哈拉瞄了另外两个人一眼。

“我们就按他的意思来吧。”他说。他们都坐了下来，丹在中间。

“什么叫按我的意思来？”我问他。

① 阿莱斯特·克劳利是活跃于20世纪初的英国巫师，沉溺于黑魔法，举行大量不道德的仪式，被称为“世上最邪恶的人”。

“这和精神控制有关系。”他回答。

“你觉得我让你们在沙发上坐成一排，是想从精神上控制你们？”

“绝对是这样。”

“怎么控制？”

“我对学生就是这么做的，”丹说，“我坐在椅子上，让学生们在沙发上坐成一排。”

“你为什么想从精神上控制学生？”

丹像被我抓住了把柄一样，显得有些紧张：“为了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。”

“这会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？”我问。

“不，还不至于，”丹说，“你会觉得不舒服吗？”

“会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我开始诉说自己的不满：“你们这些学者不经当事人同意就闯进别人的生活，把别人当作学术试验的工具。我请你们停下来时，你们却轻描淡写地说，‘哦，这不是垃圾波，是替身’。”

丹点点头，身子前倾，问我：“世界上肯定有很多叫乔恩·罗森的人吧？跟你同名同姓的，对不对？”

我搞不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只好谨慎地回答：“我相信也有其他人叫这个名字。”

“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，”丹微微一笑，“有个学者就跟我叫一样的名字。”

“你的问题跟我的不完全一样。我真正的问题是，有三个陌生人盗用我的身份，创造了一个机器人版本的我，又不肯关掉这个程序，尽管

他们都有名校背景，还在TED^①大会上做过演讲。”

丹无奈地长叹了一口气：“你的意思是，世界上只有一个乔恩·罗森，你才是正主，其他全是冒牌货。你要验明正身，去伪存真，是不是？”

我死死地盯着他。

“你把我们弄得有点不爽哎，”丹接着说，“你要这么说我们可不服。我们觉得这中间已经隔了一层，你想保护的是你的网络人格——乔恩·罗森的形象，对吗？”

“不！我只想发个推特而已！”我喊了起来。

“网络世界不是现实啊。”

“写推特的是我，按‘发送’键的也是我，所以推特上的就是我自己。”

我们都紧紧盯着对方。

“这跟学术没关系，”我说，“跟后现代主义也没关系，这是事实。”

“真诡异，”丹说，“我觉得你理解这件事的方式很奇怪。很少有人用真名做推特账号，你却是其中之一。现在谁还这么做啊？所以我有点怀疑你的动机，乔恩，我觉得你是想用推特做形象管理。”

我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竟然忘了指出，卢克·罗伯特·曼森的推特就用了自己的名字@LukeRobertMason。直到今天，我还后悔不已。

我们就这样唇枪舌剑，说了一个多小时。我告诉丹，我这辈子都没用过“形象管理”这个词，根本不懂这种新兴语言。“你们的垃圾波也

① TED大会每年3月在北美举行，宗旨是“值得传播的创意”，届时将召集科学、设计、文学、音乐等领域的杰出人物，分享关于技术、社会、人的思考和探索。

是，它用的语言跟我完全不一样。”

“没错。”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表示同意。

“所以我才这么生气，”我解释说，“这是歪曲我的形象。”

“你希望它能更像你本人？”丹问。

“我希望它压根不存在！”我回答。

“奇怪，”丹吹了声口哨，将信将疑地说，“我发现这从心理学角度看很有意思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感到强烈的敌意。你好像想把这些算法杀掉？你肯定觉得受到了威胁。”他关切地看着我，“通常来说，我们不会杀掉自己讨厌的东西的。”

“你个浑蛋！”

采访结束后，我有气无力地在伦敦午后的大街上游荡。我有点怕把视频传上YouTube，因为自己刚才简直是歇斯底里。但我还是鼓足勇气，面对可能出现的嘲讽，毅然决然把视频放了上去。大约十分钟后，我战战兢兢地瞄了一眼评论栏。

我读到的第一条评论是：“这是身份盗用，他们应该尊重乔恩的个人自由。”

我稍稍松了一口气。

“应该给那几个浑球开推特小号，成天表达他们对色情片的热爱。”第二条评论如是说。

我咯咯直笑。

“这帮人就是控制狂，”第三条评论说，“干死他们！起诉吧，让

他们彻底完蛋。我要是跟他们面对面，肯定要喷死他们。”

我简直心花怒放了。我就像电影《勇敢的心》里的英雄，闯荡在漫漫原野上，起初是孤身一人，后来有了无数追随者。

“卑鄙，一群自以为是的二货，把别人的生活当儿戏，以别人的痛苦为乐。”下面的评论这么说。

我用力点点头。

接下来一条是：“那帮学者就是傻×，应该让他们用最痛苦的方式去死。坐中间那孙子就是一神经病。”

我皱了皱眉头，并不希望有人给他们造成实际的伤害。

“弄死这帮孙子，尤其是中间那傻×。左边那秃子也是，那个不说话的也不能放过。然后往他们尸体上撒尿。”这是接下来的一条。

我赢了。没过几天，那帮学者就注销了@jon_ronson这个账号。他们惨遭羞辱，最后只好默默接受了事实。公开羞辱就像给一切按下恢复出厂设置的按钮。原本有些东西马上失控了，但由于众人议论纷纷，一切又重归平静。

那帮学者把摧毁“垃圾波”这件事看得很重。他们在《卫报》的专栏里宣称，自己的宏伟目标是暴露华尔街算法的专制性。“被程序操纵生活的不止罗森一个人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。”但我还是搞不懂，难道注册个垃圾账号谎称我爱吃芥末馅饺子，就能让公众对华尔街算法义愤填膺？

“有人让我解雇你——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？”大卫·保索拉写了条推特，艾特了那个垃圾账号，“你只剩下几小时了，希望你好好享受最后的时光。”

“天哪，真是够了，”我给他发了封邮件，“赶紧注销吧。”

我很高兴能取得胜利，感觉棒极了。美妙的感觉充斥着我的全身。全世界的陌生人都联合起来告诉我，我是对的。这真是个完美的结局。

接下来，我准备愉快而骄傲地回顾一下社交媒体上的公开羞辱事件。第一件引起轰动的事发生在2009年10月。爱尔兰乐队“男孩地带”成员斯蒂芬·盖特利和同性伴侣安德鲁·考尔斯一起度假时意外身亡，验尸官得出的结论是自然死亡。专栏作家扬·莫伊尔却在《每日邮报》（*Daily Mail*）上写道：“无论死因是什么，都绝不是正常死亡……这对于同性伴侣‘从此幸福生活在一起’的神话不啻又一次打击。”

我们才不会允许这种老顽固的思想死灰复燃呢。在众怒之下，玛莎百货和雀巢公司要求《每日邮报》网站撤下自己的广告。那真是一段好日子。我们用《每日邮报》意想不到的武器打击了它，那就是社交媒体上的公开羞辱。

从此以后，只要出现仗势欺人的情况，我们会动用这个武器。《每日邮报》嘲笑一家致力于消灭饥饿的慈善组织不核查申请人身份就发放食品。当晚，那个慈善组织就在推特上收到了三万九千美元捐款。

谈起这场“战役”时，有位网友是这么说的：“这就是社交媒体的好处。《每日邮报》以造谣中伤为生，无法促进人们相互交流，形成自己的观点。”

一对失业夫妇交不起洛杉矶健身中心的会费，健身中心却不让他们退会。我们再次出手，健身中心马上就认怂了。过去毫无反抗能力的小个子击败了巨人，是因为弱者使用了新式武器——网络上的公开羞辱。

后来有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。公开羞辱正